



上尉的女儿

SHANG WEI DE NU ER

[俄] 普希金 著
黄甲年 译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丛 书

上尉的女儿

SHANG WEI DE NU ER

[俄] 普希金 著
黄甲年 译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俄)普希金著;黄甲年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

ISBN 7-5354-1267-X

I. 上…

II. ①普…②黄…

III. 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140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王祥林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2

版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100 千字

印数:10001—15000 册

I·1043 定价: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哦，如果你们不曾体会到爱火燃烧，那就看一看她——认识一下爱情。如果你们的内心已经冰冷，那就看一看她：爱火必会复萌。

——普希金《对 M××× 的恭维》

珍惜名誉要从年轻时始。

——民谚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简·爱

德伯家的苔丝

父与子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巴黎圣母院

双城记

鲁滨逊漂流记

修女

格列佛游记

世界爱情诗一百首

茶花女

野性的呼唤

嘉尔曼

曼依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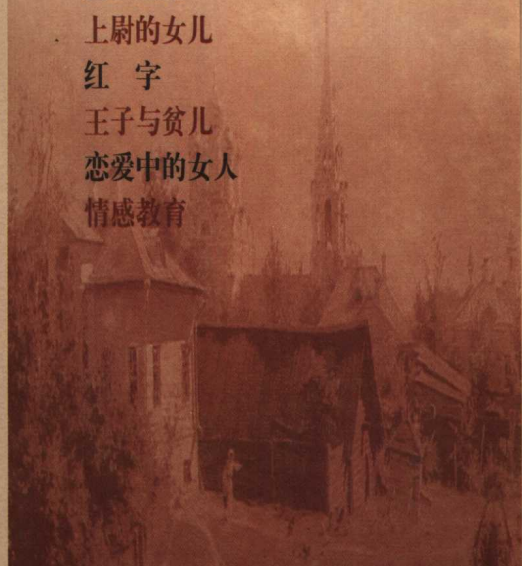
上尉的女儿

红字

王子与贫儿

恋爱中的女人

情感教育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1
第二章	领路人	12
第三章	要塞	24
第四章	决斗	32
第五章	爱情	43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乱	52
第七章	来犯	63
第八章	不速之客	72
第九章	离别	82
第十章	遭围困	88
第十一章	暴乱的村庄	97
第十二章	孤女.....	110
第十三章	被捕.....	118
第十四章	受审.....	126
〔附〕	略去的一章.....	139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呀，明天本该是近卫军一位上尉。

——这就不必啦；还是让他去普通的军营。

——说得好啊！叫他尝一尝伤心的滋味……

……

而谁是他的父亲？

克尼雅日宁^①

我父亲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他年轻时曾在米尼希^②伯爵手下服役，一七……年退役，军衔为中校。他从此便住在位于辛比尔斯克的自家村庄里，并娶了年轻姑娘阿芙朵吉·瓦西里叶芙娜·尤为妻，她是当地一位没落贫穷贵族的女儿。她一共生下我们九个孩子，可我所有的兄弟姐

① 为十八世纪俄国剧作家，这几行引自他的剧本《吹牛皮的人》。

② 为俄国元帅，曾指挥过对土耳其的战争。

妹全都小小年纪便夭折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还未出娘胎就已经给登记入谢苗诺夫团的花名册^①，成为一名中士了。这全是凭近卫军少校博公爵从中关照，他是我们家的近亲。但万一事与愿违，母亲却生了个女儿，那父亲就只好去相应的部门声明一下，说这个尚未来报到的中士已经去世，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而求学期满之前我都可以算作在休假。那时候我们受教育的方式跟现在不同。从五岁起，我就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由他一手管教^②，因为他滴酒不沾。在他的管教下，我还未满十二岁便学会了认俄文，并且能非常正确地判断猊狮种猎犬的脾性。这时候，父亲又给我雇了个法国人，麦歇^③波普列，他是跟够一年饮用的葡萄酒和普罗旺斯橄榄油一块从莫斯科写信要来的。他的到来惹得萨维里奇好生不高兴。“谢天谢地，”他自言自语地埋怨道，“似乎小孩的身子已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已梳得油光发亮的，人也喂养得白白胖胖的了。哪儿还用得着花这些冤枉钱，请来个洋麦歇，就好像自家人都不行了似的！”

波普列在他自己国家原本是个理发匠，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最后才来到了俄国，pour être outchitel^④，尽管他对老师这个词的含义还不甚了了。他是个好人，但是太轻浮，太放

① 按当时的俄国法律，贵族子弟也必须服役，并从最下级的士兵做起。为了不让孩子受士兵生活之苦，其父母总是尽早把他登记入团队的花名册，以便到成年入伍时可立即“升为”军官。

谢苗诺夫团为彼得一世建立的四大近卫军团之一，享有特权，故贵族子弟都想方设法在其中服役。

② 在俄国贵族家庭中，都有负责伺候、照管和教养幼儿的农奴。

③ 为法语“先生”的音译。

④ 为法语，意思是“想当个老师”。

荡。他的最主要弱点就是贪恋女色；往往由于自作多情，被人家连推带打地赶了出来，叫他一连好几天痛得哼个不停。而且他不是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酒瓶子的冤家对头，亦即（用俄语讲）喜欢多喝上一两杯而已。而我家只有午餐时才上葡萄酒，并且只斟一小杯，再说还在斟酒时常常把老师漏掉，于是我的波普列很快便喝惯了俄国烧酒，甚至对烧酒上瘾的程度超过了喝本国产的葡萄酒，认为它对肠胃是再滋补不过的了。我们俩一下子就配合得很合拍。虽然按照合同，他有义务教我法语、德语和各门功课，但他却是更想尽快跟我学会扯上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便井水不犯河水，各人干各人的事情。我们真是和睦相处。我也不再想能有另一个老师。然而不久命运却将我们分开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洗衣妇帕拉什卡，一个满脸雀斑的胖姑娘，她跟一只眼的放牛女佣人阿库里有一天商量好了，两人在同一个时间去跪在我母亲脚下，招认自己由于太软弱犯了过错，同时哭诉麦歌利用她们没经验而勾引了她们。我母亲可不喜欢把这等事当作儿戏，于是就禀报了我父亲。他的处置倒直截了当。他马上派人去把这个坏蛋法国人找来。人们向他禀报说，麦歌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了我的房间。这时，波普列正在床上安稳地睡大觉。而我则在干我的事。要知道，人们曾给我从莫斯科订购来一张地图，它就挂在墙上，毫无用处，可这张又大又好的纸早就弄得我心里痒痒的了，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于是我便乘波普列睡大觉之机动手干了起来。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做的尾巴往好望角那儿装上去。看见我这个样子在做地理作业，父亲便猛然揪了一下我的耳朵，又奔向波普列，毫不客气地弄醒他，并且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波普列

惊慌失措之中想爬起来，可是办不到：倒霉的法国人已喝得烂醉如泥。这一来可好了，新帐老帐一起算。父亲大人抓住领口把他从床上拖起，推出门外，当天就轰走了，让萨维里奇乐得难以名状。我的教育也就到此为止。

从此我便过起纨绔子弟^①的日子来，跟仆人家的男孩子们一块追鸽子，玩跳背游戏。这期间，我度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母亲正在客厅里煮蜜制果酱，我边舔嘴唇边望着锅里沸腾的泡沫。父亲则在窗下阅读宫廷年鉴，他每年都收到一本。这种书一向会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他没有哪一回不是深有感触地去阅读它的，因而这种读书往往令他肝火异常旺盛。母亲摸透了他的这种脾气和习惯，便总是想方设法把这本害人的书尽量塞得远些，于是宫廷年鉴有时他好几个月都见不着。然而，一旦他偶然间见到了，就会一连几个小时不肯放手。就这样，父亲现在正读着宫廷年鉴。他不时耸耸肩头，低声说道：“什么中将！……他原先在我的连队里还是一名中士呢！……什么双份俄罗斯最高勋章获得者！^②……可曾几何时，我们还……”最后父亲把年鉴往沙发上一扔，就苦思冥想起来，这可没有预兆什么好事。

忽然他转身对母亲说：“阿芙朵吉·瓦西里叶芙娜，彼得鲁沙^③有多大啦？”

“啊，都十七啦，”母亲回答说，“生彼得鲁沙那年，正好娜

① 俄国剧作家冯维辛的剧本《纨绔子弟》发表并上演后，这个词便有了特殊的含义，专指像剧中主人公米特罗方那样愚昧无知的未成年贵族子弟。

② 指安德烈勋章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③ 为“彼得”的爱称形式。

斯塔霞·盖纳西莫夫娜姨妈瞎了一只眼睛，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的话，“是该送他去服役的时候了。别让他再在女佣人的屋里乱窜和爬鸽子棚啦。”

想到很快就要跟我分别，母亲感到惊慌失措，小勺子竟然脱手落入锅中，泪水霎时便沿脸颊淌了下来。与此相反，我的喜悦则是无法形容。一想到服军役，我就立刻联想到逍遥自在的生活，联想到彼得堡生活的种种乐趣。在我的想象中，我俨然已成了一个近卫军军官了，在我看来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幸福。

父亲向来不喜欢遇事优柔寡断，也不喜欢办事拖拖拉拉，所以我动身的日子一下就定下来了。头天晚上，父亲说他打算写封信给我未来的长官，让我随身带上，于是便叫人拿了笔和纸来。

“别忘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也代我向博公爵问候啊，你就说我希望他能对彼得鲁沙多加关照。”

“你胡诌什么！”父亲皱起眉头回答，“我何苦定要给博公爵写信呢？”

“这可是你说的呀，你说过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封信呀。”

“就算我说过了，那又怎么啦？”

“对啊，彼得鲁沙的长官就是博公爵嘛。你知道，彼得鲁沙可是上了谢苗诺夫团花名册的呀。”

“上了花名册！他上了花名册又关我什么事？彼得鲁沙不是去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到啥名堂？学到乱花钱，学到混日子？不，让他到军队里去当差，好好吃点苦，闻点火药味。这是叫他去当兵，不是去当浪荡公子。什么上了近卫军的

花名册！他的身混证^①在哪儿？快给我拿来。”

母亲去找我的身份证，它被收藏在小箱子里，跟我受洗礼时穿过的衬衫放在一起，她用颤抖的手把它递给了父亲。父亲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才摆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写信。

好奇心弄得我十分难熬：既然不把我送去彼得堡，那到底让我去哪儿呢？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的笔尖，它却挪动得真慢。他终于写完了，把信连同身份证都封在一个封套里，摘下了眼镜，再把我叫到跟前，这才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信是写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的，他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你这次去奥伦堡，就是要在手下当差。”

这一下，我一切无限光辉灿烂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如今等待着我的，不再是欢天喜地的彼得堡生活，而是那穷乡僻壤的寂寞无聊的日子。一分钟前我想得心花怒放的差事，此刻对我却似乎成了天大的不幸。但是抗争也无济于事。第二天一清早，一辆带篷旅行马车赶到了台阶前；他们往车里放进了一只衣箱、一只带茶具的路上用的食品盒、几袋小白面包和烙饼（它们真是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我的双亲祝福了我。父亲对我说：“再见吧，彼得。效忠谁，就要老老实实地替他效力；要听长官的话；可又别向他们讨好卖乖；别硬揽差事；也别对工作敷衍塞责，要牢记这句谚语：‘爱护衣衫要从新时起，珍惜名誉要从年轻时始’。”母亲则泪汪汪地反复叮嘱我保重身体，还吩咐萨维里奇把孩子照管好。他们给我穿好一件兔皮袄，外面再罩上一件狐皮大衣。我跟萨维里奇都坐进了篷车，紧接着

^① 意为发音有问题，把“身份证”说成了“身混证”。

便上路了，我泪如雨下。

当晚，我们来到了辛比尔斯克，在那儿要停留一天，好买些必需的东西，这事是早就托付给萨维里奇了的。我留在旅店里。萨维里奇则一大清早便一家家铺子去物色。望着窗外肮脏的小胡同实在叫人感到闷得心慌，我只好去各个房间里东游西荡。走进台球房，我看见一位身材挺高的老爷，约莫有三十五岁，留着长长的黑胡子，身穿长袍，手执球杆，烟斗叼在牙齿间。他正在跟记分服务员一起打球，这服务员每赢一次，便喝一杯伏特加，而每输一次，则必须四肢着地在球台下面爬一回。于是我便开始看他们玩球。他们越玩下去，四条腿爬行的洋相便越多，末了，记分员竟然赖在球台下面不肯出来了。这位老爷便对他念了几句作为悼词的沉痛的话，这事算是完了。然后他就又建议我来跟他玩球。我谢绝了，推托说我不会打。这似乎令他感到很奇怪。他像是颇感遗憾地瞧了我一眼；但我们还是攀谈了起来。我得知他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位上尉，到辛比尔斯克来接收新兵的，就住在这旅店里。祖林邀请我跟他一起吃顿便饭，说是有啥吃啥，当兵的都是这个样子。我欣然同意了。我们便在餐桌前坐了下来。祖林开怀畅饮，还不断地向我敬酒，说是应当习惯军旅的生涯；他还给我讲些军队的趣闻，让我笑得差点在地上打滚。这顿饭一吃，我们俩便成了莫逆之交。这时他自告奋勇要教会我打台球。“这个嘛，”他说，“是我们当差的弟兄们缺少不了的。比方说，你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请问你有啥事好干呢？总不能老是打犹太人啊^①。你只好去酒店里玩台球；因此就需要

^① 当时犹太人很受歧视，军人常殴打他们作乐。

学会打！”我全然被他说服了，便极其用心地学起来。祖林大声地鼓励我，对我的长足进步惊叹不已，教过我几乎以后便建议跟我玩钱，说是赌个把小铜币不是为了输赢，只不过是為了没白玩一场，用他的话讲白玩是一种糟透了的恶习。这一点我也同意了，而祖林便又叫人送来潘趣酒^①，劝我也尝一尝，并一再说我应当习惯军旅生涯；没有潘趣酒军旅生涯还有啥搞头！我又对他的话百依百顺了。我们就继续玩下去。我先只从杯子里不时呷一口酒，后来呷得越勤，胆子也就越大。我打的台球不停地飞出台外；我一急躁就骂记分服务员，说天晓得他是怎样在记分的，而我却又不不停地把赌注加大。一句话，我这时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一个挣脱了管束的野孩子。然而时间倒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祖林看了看表，放下球杆郑重地对我说，我已经输给他一百个卢布。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的钱全都在萨维里奇的手里。我再三表示抱歉，祖林却打断我的话：“行啊！别焦急，我可以等嘛，这会儿让我们一道去阿丽奴什卡那里吧。”

您说我还能怎么办呢？这一晚上我过得很荒唐，就跟早晨一个样。我们是在阿丽奴什卡那里吃的晚饭。祖林不停地给我斟酒，反复说需要习惯军旅生涯。等到从饭桌后面起身时，我的两条腿几乎站不稳了；半夜里祖林才把我送回到旅店。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们。他看到了我那副无疑是热衷于军旅生涯的样子，便叹了一口气。“少爷，你这是怎么搞的嘛？”他用怜悯的口吻说，“你这是在哪里喝醉了啊？哎哟，老天爷！你自出娘胎之后可没有造过这种罪孽呀！”“闭嘴，老东

① 为一种果汁、香料、茶、酒混合的饮料。

西！”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你，准是，喝，喝醉啦，去睡你的……去给我收拾床铺。”

我第二天醒来时头还很痛，只模糊地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的思路被给我送茶的萨维里奇打断了。“太早啦，彼得·安德烈依奇，”他摇着头对我说，“寻欢作乐得未免太早啦。你这个样子像谁呀？我看你爸、你爷爷都不是酒鬼，对你妈就更没说的啦：她呀，自出娘胎除了克瓦斯^①之外是什么酒都不进嘴的啊。可谁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呢？就是那个该死的麦歌呀。他老是往安季普耶夫娜那儿跑：‘马大母，热壶布里，伏特夹^②。’瞧，热壶布里给了你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真是教给了你正道啦，那个狗娘养的。用得着雇一个不要脸的异教徒来管教孩子吗？就好像老爷家里自己人都不行了似的！”

我心里感到惭愧。我把脸转向一旁才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可萨维里奇总是一教训起人来，要制止他就极其困难。“你瞧呀，彼得·安德烈依奇，喝醉酒是个啥滋味。脑瓜子昏沉沉的，吃不下饭。爱喝酒的人真是毫无用处……喝点加蜜的腌黄瓜汁吧，顶好是再用半杯露酒来解解醉。你说要不要？”

这时一个男孩走进屋里来，交给我一个伊·伊·祖林写的便条，我打开后读到下面几行字：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请将你昨天输给我的一百

① 为一种俄国民间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的饮料。

② 为法语“太太，求你给伏特加”的俄语读音，表示萨维里奇在模仿那位法国教师说话。